

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



[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 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范邦瑾 著

[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 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评论

作者的水平尚可，尽管后附有王重民先生的订误，但与王先生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记。

京东活动时购入，需要慢慢欣赏。

是了解美国国会图书馆汉籍收藏的必备工具书

已经有是正编和补编。趁活动买下续编。

我国古代的图书，主要是以写本和印本两种形式流传后世的。由于写刻的时代不一，地区有异，写刻者不同，以及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的差别等原因，古代图书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。我们通常把研究这些版本的学问叫古籍版本学。

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，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，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。所谓雕版，是指用木板雕刻。木板选料有讲究，质地太松不适宜，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，前人把刻印书叫做“付之枣梨”，

印书一般都用黑墨，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，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，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，也有用蓝印，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。

商品完好

好书！

此書收書在王重民《國會圖書館善本書錄》及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之外，初翻一下，讓人眼睛一亮的書比較少。作者的編纂水平一般。

好

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
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
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
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

本书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，故凡在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（美国国会图书馆1957年出版）和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）中已著录者，读者可径直查阅该二书，本书原则上不收入。本书所收善本标准范围参照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，宋、元、明刻本，稿本、写本、钞本、绘本、批校题跋本及朝鲜、日本刻汉文古籍全收，清刻本则酌收孤本、稀见本或有批校题跋及具较高史料价值者，其余暂缓。碑帖拓本、长卷绘画不录。共得八百八十六种，具体分类见序言。另订补王重民已著录的一百三十八种，附于书末。总计收书一千零二十四种。本书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，故凡在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（美国国会图书馆1957年出版）和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）中已著录者，读者可径直查阅该二书，本书原则上不收入。本书所收善本标准范围参照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，宋、元、明刻本，稿本、写本、钞本、绘本、批校题跋本及朝鲜、日本刻汉文古籍全收，清刻本则酌收孤本、稀见本或有批校题跋及具较高史料价值者，其余暂缓。碑帖拓本、长卷绘画不录。共得八百八十六种，具体分类见序言。另订补王重民已著录的一百三十八种，附于书末。总计收书一千零二十四种。本书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，故凡在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（美国国会图书馆1957年出版）和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）中已著录者，读者可径直查阅该二书，本书原则上不收入。本书所收善本标准范围参照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，宋、元、明刻本，稿本、写本、钞本、绘本、批校题跋本及朝鲜、日本刻汉文古籍全收，清刻本则酌收孤本、稀见本或有批校题跋及具较高史料价值者，其余暂缓。碑帖拓本、长卷绘画不录。共得八百八十六种，具体分类见序言。另订补王重民已著录的一百三十八种，附于书末。总计收书一千零二十四种。本书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，故凡在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（美国国会图书馆1957年出版）和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）中已著录者，读者可径直查阅该二书，本书原则上不收入。本书所收善本标准范围参照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，宋、元、明刻本，稿本、写本、钞本、绘本、批校题跋本及朝鲜、日本刻汉文古籍全收，清刻本则酌收孤本、稀见本或有批校题跋及具较高史料价值者，其余暂缓。碑帖拓本、长卷绘画不录。共得八百八十六种，具体分类见序言。另订补王重民已著录的一百三十八种，附于书末。总计收书一千零二十四种。本书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，故凡在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（美国国会图书馆1957年出版）和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）中已著录者，读者可径直查阅该二书，本书原则上不收入。本书所收善本标准范围参照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，宋、元、明刻本，稿本、写本、钞本、绘本、批校题跋本及朝鲜、日本刻汉文古籍全收，清刻本则酌收孤本、稀见本或有批校题跋及具较高史料价值者，其余暂缓。碑帖拓本、长卷绘画不录。共得八百八十六种，具体分类见序言。另订补王重民已著录的一百三十八种，附于书末。总计收书一千零二十四种。本书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，故凡在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（美国国会图书馆1957年出版）和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）中已著录者，读者可径直查阅该二书，本书原则上不收入。本书所收善本标准范围参照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，宋、元、明刻本，稿本、写本、钞本、绘本、批校题跋本及朝鲜、日本刻汉文古籍全收，清刻本则酌收孤本、稀见本或有批校题跋及具较高史料价值者，其余暂缓。碑帖拓本、长卷绘画不录。共得八百八十六种，具体分类见序言。另订补王重民已著录的一百三十八种，附于书末。总计收书一千零二十四种。本书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，故凡在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（美国国会图书馆1957年出版）和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）中已著录者，读者可径直查阅该二书，本书原则上不收入。本书所收善本标准范围参照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，宋、元、明刻本，稿本、写本、钞本、绘本、批校题跋本及朝鲜、日本刻汉文古籍全收，清刻本则酌收孤本、稀见本或有批校题跋及具较高史料价值者，其余暂缓。碑帖拓本、长卷绘画不录。共得八百八十六种，具体分类见序言。另订补王重民已著录的一百三十八种，附于书末。总计收书一千零二十四种。

（清）白钟山撰。清乾隆五年（1740）刻本，六册一函。半叶十行二十一字。左右双边，白口，黑单鱼尾。匡高19.2、宽13.8厘米。书名叶正中题：“豫东宣防录”，右上题：“乾隆庚申（五年）秋季镌”，左下题：“本衙藏板。”卷各一册。正文卷端题：“豫东宣防录卷一”，下署：“总督河南山东河道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白钟山。”钟山字毓秀，汉军正蓝旗人。雍正初自户部笔帖式累迁至江苏布政使。十二年（1734）授南河副总河，旋擢河东河道总督，至乾隆八年（1743）调江南河道总督。是书即其任河东河道总督时所作。钟山长期任职河道，至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）卒，赠太

子太保，赐祭葬，谧庄恪。事迹具《清史稿》卷三一〇本传。正文前有乾隆庚申（五年）侯嗣达序，乾隆四年（1739）黄叔琳序，乾隆五年陈法序。无总目，每卷各有目录。全书未有乾隆五年陈弘跋。

侯序记编纂缘起云：“公总督河南、山东两省河务……庚申春季，各属请以历年所上奏议编纂成集，垂示将来，公辞之不获，勉徇众望，刊梨以行于世。”黄序又云：“河东总督河道白公河干奏议若干卷，将登诸枣梨……自公莅东以来，举数千里险夷之形，洞然如指诸掌……兹之存诸奏牍者，特十之一二耳，然展而读之，有因有创。”陈序赞曰：“自先朝迄今，凡所奏议，无不报可。即余人所条上，事涉河工，皆命公折衷，公平心酌其当否，议乃定，积有卷帙……其巡历于外，酷暑严寒，犯露雾霜雪，冒赤日黄尘，不稍懈。”陈跋总结道：“《豫东宣防录》者，今河东总督河道白公督河以来之奏议也……戊午（乾隆三年，1738）春，弘谋调任津门，职司河防。运河数百里，与东省绣壤相错，境地虽分，源流则一，而利害亦复息息相关。公一视同仁，勤勤恳恳，开诚相告，受益良多……今年夏承乏三吴，道出济上，因得尽读公之奏议，愈有以知其规模之宏远、条理之精密，如增培河堤而寓赈于工，疏浚漕河而工归实济。”本书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，故凡在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（美国国会图书馆1957年出版）和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）中已著录者，读者可径直查阅该二书，本书原则上不收入。本书所收善本标准范围参照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，宋、元、明刻本，稿本、写本、钞本、绘本、批校题跋本及朝鲜、日本刻汉文古籍全收，清刻本则酌收孤本、稀见本或有批校题跋及具较高史料价值者，其余暂缓。碑帖拓本、长卷绘画不录。共得八百八十六种，具体分类见序言。另订补王重民已著录的一百三十八种，附于书末。总计收书一千零二十四种。

本书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，故凡在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（美国国会图书馆1957年出版）和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）中已著录者，读者可径直查阅该二书，本书原则上不收入。本书所收善本标准范围参照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，宋、元、明刻本，稿本、写本、钞本、绘本、批校题跋本及朝鲜、日本刻汉文古籍全收，清刻本则酌收孤本、稀见本或有批校题跋及具较高史料价值者，其余暂缓。碑帖拓本、长卷绘画不录。共得八百八十六种，具体分类见序言。另订补王重民已著录的一百三十八种，附于书末。总计收书一千零二十四种。

本书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，故凡在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（美国国会图书馆1957年出版）和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）中已著录者，读者可径直查阅该二书，本书原则上不收入。

本书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，故凡在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（美国国会图书馆1957年出版）和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）中已著录者，读者可径直查阅该二书，本书原则上不收入。本书所收善本标准范围参照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，宋、元、明刻本，稿本、写本、钞本、绘本、批校题跋本及朝鲜、日本刻汉文古籍全收，清刻本则酌收孤本、稀见本或有批校题跋及具较高史料价值者，其余暂缓。碑帖拓本、长卷绘画不录。共得八百八十六种，具体分类见序言。另订补王重民已著录的一百三十八种，附于书末。总计收书一千零二十四种。

本书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，故凡在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（美国国会图书馆1957年出版）和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）中已著录者，读者可径直查阅该二书，本书原则上不收入。本书所收善本标准范围参照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，宋、元、明刻本，稿本、写本、钞本、绘本、批校题跋本及朝鲜、日本刻汉文古籍全收，清刻本则酌收孤本、稀见本或有批校题跋及具较高史料价值者，其余暂缓。碑帖拓本、长卷绘画不录。共得八百八十六种，具体分类见序言。另订补王重民已著录的一百三十八种，附于书末。总计收书一千零二十四种。

本书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，故凡在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

书录》（美国国会图书馆1957年出版）和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）中已著录者，读者可径直查阅该二书，本书原则上不收入。本书所收善本标准范围参照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，宋、元、明刻本，稿本、写本、钞本、绘本、批校题跋本及朝鲜、日本刻汉文古籍全收，清刻本则酌收孤本、稀见本或有批校题跋及具较高史料价值者，其余暂缓。碑帖拓本、长卷绘画不录。共得八百八十六种，具体分类见序言。另订补王重民已著录的一百三十八种，附于书末。总计收书一千零二十四种。

本书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，故凡在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（美国国会图书馆1957年出版）和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）中已著录者，读者可径直查阅该二书，本书原则上不收入。本书所收善本标准范围参照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，宋、元、明刻本，稿本、写本、钞本、绘本、批校题跋本及朝鲜、日本刻汉文古籍全收，清刻本则酌收孤本、稀见本或有批校题跋及具较高史料价值者，其余暂缓。碑帖拓本、长卷绘画不录。共得八百八十六种，具体分类见序言。另订补王重民已著录的一百三十八种，附于书末。总计收书一千零二十四种。

本书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，故凡在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（美国国会图书馆1957年出版）和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）中已著录者，读者可径直查阅该二书，本书原则上不收入。本书所收善本标准范围参照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，宋、元、明刻本，稿本、写本、钞本、绘本、批校题跋本及朝鲜、日本刻汉文古籍全收，清刻本则酌收孤本、稀见本或有批校题跋及具较高史料价值者，其余暂缓。碑帖拓本、长卷绘画不录。共得八百八十六种，具体分类见序言。另订补王重民已著录的一百三十八种，附于书末。总计收书一千零二十四种。

本书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，故凡在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（美国国会图书馆1957年出版）和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）中已著录者，读者可径直查阅该二书，本书原则上不收入。本书所收善本标准范围参照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，宋、元、明刻本，稿本、写本、钞本、绘本、批校题跋本及朝鲜、日本刻汉文古籍全收，清刻本则酌收孤本、稀见本或有批校题跋及具较高史料价值者，其余暂缓。碑帖拓本、长卷绘画不录。共得八百八十六种，具体分类见序言。另订补王重民已著录的一百三十八种，附于书末。总计收书一千零二十四种。

本书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，故凡在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（美国国会图书馆1957年出版）和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）中已著录者，读者可径直查阅该二书，本书原则上不收入。本书所收善本标准范围参照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，宋、元、明刻本，稿本、写本、钞本、绘本、批校题跋本及朝鲜、日本刻汉文古籍全收，清刻本则酌收孤本、稀见本或有批校题跋及具较高史料价值者，其余暂缓。碑帖拓本、长卷绘画不录。共得八百八十六种，具体分类见序言。另订补王重民已著录的一百三十八种，附于书末。总计收书一千零二十四种。

[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 下载链接1](#)

书评

[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 下载链接1](#)